



貞觀政要

七

貞觀政要卷第七

崇儒學二十七

論文史二十八

論禮樂二十九

祚當作祚

崇儒學第二十七凡六章

太宗初，踐祚，卽於正殿之左，置弘文館，精選天下文儒，令以本官令平聲兼署學士，給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更平聲以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討論墳典，論平聲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詔勸賢三品已上子孫爲弘

文學生。舊本此與後三章通爲一章，今按崇儒雖同典故，則異分爲三章，又按通鑑武德九年九月

貞觀文臣

卷二 崇儒

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竝以本官兼學士云云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禹一卷置弘文館於
補亮姚忠廉歐陽
學士云

者誤儒下大學衍義有爲字此似脫

真氏德秀曰、後世人主之好學者、莫如唐太宗、當戰攻未息之餘、已畱情於經術、召名儒學士、以講磨之、此三代以下之無有也、既卽位、置弘文館於殿之側、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輿討古今、

又字衍義在三
代之上

論成敗或曰艮夜艾未嘗少怠此三代以下之所
又無也故陸贊舉之以告德宗謂言及稼穡艱難
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此所以
致貞觀之治也後之人君有志於帝王之事業則

愚按太宗之好學可謂至矣其未卽位也廣招

瀛洲之賢其既卽位也大啓弘文之館討論墳
典商略政事蓋自三代以下人君講學之勤未
能或之先也然嘗論之太宗之所講學豈真堯

卷之三

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夫允執厥中、堯之學也、危微精一、舜禹之學也、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忠恕一貫孔門師友之學也、贏州諸賢之所

七言律詩一章。首句用江漢賦語，次句用左氏傳語，三句用孟子論語，四句用荀子論語。

講也、一物之細無不講也、獨於統宗會元之地、迺無一語及之、是則太宗之學、學其所學、非堯舜禹湯文武孔顏之學也、嗚呼、周公沒而百姓無善治、孟軻死而千載無真儒、詎不信哉

貞觀二年，詔停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

戚之容始備于茲矣是歲大收天下儒士賜帛給傳

傳也。余讀京師後同，擢以不次布在廩廟者甚。
見已文曰：「人之崇儒」

四百餘閒舊史
通鑑皆作一千二百閒此似誤

眾學生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署吏職入仕也國學增築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眾藝唐制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皆置博士國子掌教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者太學掌教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爲生者廣文館掌領國子學生業進士者四門館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律學書學算學掌教八品以下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又有五經博士掌以其經教中國子先故曰祭酒長者之稱也唐制國子監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兼領諸學凡釋奠則爲初獻司業其貳職博士講論畢各賜以束帛四方儒生負書而至也

者蓋以千數俄而吐蕃及高昌高麗新羅等諸夷酋長音掌亦遣子弟請入于學於是國學之內鼓篋升講筵者篋音方竹器所以盛書籍者幾至萬人幾平聲儒學之興古皆未

林當作學十四年新史作六年此所引誤通鑑唐鑑則係十四年

有也按儒林傳貞觀十四年召天下博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廣學舍千二百區益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經者入貢限四方秀艾坌集京師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筈踵堂者凡八千餘人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

范氏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上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紲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數人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於一時而已非

貞觀政要

卷七

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如不復三代之制、未知其可也、愚按昌黎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禹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然周公而上得位與時者也、孔子不得位與時者也、得位與時者其道見之於事、不得位與時者其道詎之於言、而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堯舜而至周公、去夫子之時邈矣、正道日以榛蕪、非得夫子、則堯舜之道何由而明於後世哉、六經之訓、如日行天、夫子之功也、先儒周子謂宜乎、後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夫周公固爲先聖而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夫子爲先聖、實始於太宗、遂爲萬代之定制、廟祀徧天下、人知尊夫子之道、卽知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矣、太宗聰明英睿之君、真特見也、王封起於開元、亦太宗有。

以致

貞觀十四年、詔曰、梁皇侃

告日切、皇姓、侃名、明二禮、作皇甫侃

者、褚仲都

明周易、爲散騎侍郎、作皇甫侃

者、周熊安生

字植之、長樂人、爲國子博士

春秋羣書爲

五經博士、爲國子博士、爲散騎侍郎、作皇甫侃

者、陳沈文阿

字國衛、通三禮春秋爲五經博士、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

行、晉周顥之後

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

者、劉炫

字光明、河間人、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爲國子博士

者、見音

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匡二人見唐

者、左丘明

左丘明、見於論語、程子謂古之聞人、唐啖趙匡二人見唐

者、見音

啖趙氏指啖助、趙匡二人見唐

者、錄姓名、奏聞、十一年、詔曰、

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講疏、竝加優賞、以勸後生、可

訪其子孫見在者、現

啖趙氏指啖助、趙匡二人見唐

自觀政要

卷一

書儒學傳

書儒學傳
非丘明所爲亦有下姓左而不得其名者爲此傳也或問朱子、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考姓氏書曰蓋在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然則大宗詔從祀諸儒以左丘明爲首而寘於公穀之列者蓋漢晉以來相傳誤以左氏爲左丘明也
卜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以文學稱序詩傳易禮春秋
公羊高夏弟子傳春秋穀梁赤夏弟子傳春秋伏勝濟人爲秦博士漢文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詔使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藏於屋壁兵起流亡獨得二十一篇高堂生魯人前漢爲博士得禮宗于齊魯之間
戴聖前漢爲九江太守得禮記三十六篇傳於世號小戴記
孔安國孔子之後漢武帝時爲博士至元王之後成帝時爲光祿大夫校五經鄭衆後漢爲太子司農卿十九篇見史志
融加三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馮大戴記之書爲十九篇見史志
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之後成帝時爲太子司農卿十九篇見史志

不悔其所發明，有以資後學之講習。太宗能引擢其子孫以報之。至於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者，則又配享於夫子。以褒大之先儒子孫蒙引擢之恩，又有得配于夫子之祀者，則今之諸儒能不加勉，又足爲後世故。

實太宗二舉，豈不美哉。

愚按太宗既以夫子爲先聖，立廟堂於國學，後數年復優異梁周陳隋名儒之子孫，雖其經術學行未探聖賢之間奧，然亦可以風厲天下矣。又後數年復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左氏諸儒註釋經義，考論制度，使後世有所依據，誠足以當此秩祀，遂爲不刊之典。太宗是舉亦前帝王所未及行也。夫儒之近者，恩沾於子孫，儒之遠者，禮秩於配享。太宗之崇儒重道，顧不美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爲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

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去聲、學識爲本，諫議大夫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有人詐稱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衆皆致惑，雋不疑後同、衛皇后所生，雋音吮，姓也，不疑其名字，斷以削贖之事。削占買切曼倩渤海人，時爲京兆尹，斷以削贖之事。春秋時，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靈公卒，孫出公輒立，晉又納削贖于戚，父子爭國，後十五年，削贖入，是爲莊公。輒乃昭帝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義者。」始元五年，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識視，皆不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削贖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人不卽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詔送獄，帝嘉之，廷

尉驗治竟得姦詐此則固非刀筆俗吏所可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愚按賈子有言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昔漢霍光因夏侯勝之言而重經術之上昭帝因雋不疑之事謂公卿大臣當用明於古義者夫漢之諸儒要非真儒也而明效太驗如此況真知道者哉太宗謂任入須用德行學識爲本王珪謂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其說美矣此貞觀之治所由致也哉然太宗王珪之所稱道者又果真儒也哉

通鑑係十四年
貞觀四年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名籀其先鄉琊人博學善屬文隋世授朝散大夫遷中書舍人詔令出其手貞觀中贊正五經拜祕書少監後撰五禮成進爵爲子於

祕書省攷定五經及功畢復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重加詳議重平聲時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共非之異端蠭起而師古輒引晉宋以來古本隨方曉荅援據詳明皆出其意表諸儒莫不嘆服太宗稱善者久之賜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騎常侍音員外員外常侍與散騎常通直故號通直後世因之頒其所定書於天下令學者習焉令平聲太宗又以文學多門章句繁襍詔師古與國子祭酒孔穎達等諸儒撰定五經疏義凡一百八十五卷名曰五經正義付國學施行舊本五經疏義凡爲一章今合爲一章八舊史儒學傳作七卷海引唐會要與舊史同而註云政要云

一百八十卷則
此書作八者亦

唐氏仲友曰五經出於燭燼之餘諸儒皆傳不勝異說當其並行之初是非當否之說特未定也世傳既久其迂怪淺陋之學稍稍堙滅其能盛行於世者如王弼之易孔安國之書毛鄭之詩鄭氏之三禮杜預之左氏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不勝異說之數百家爲之盡廢然爲數子之學者又各持異見太宗始命名儒爲義疏以統之豈可謂無益於經哉然亦崇其教而已

又曰、自漢已來、經學分析、傳習不同、重以南北之分、浸益訛舛、師古家世、齊周乃能通、晉宋舊文、故能釐正南北之謬、其有益於學者多矣

而專門名家之學，紛紜紜，轉學者不勝考也。太宗興起斯文，命顏師古考定五經，孔穎達撰定疏，義易主於王弼，書主於安國，詩主於毛鄭，三

論清本作觀

禮主於康成、杜預之左傳、何休之公羊、范甯之穀梁、皆卓然顯行於世、而其他數十百家盡廢。唐之疏義、可謂有功於經矣、然嘗論之古者易有、田氏、焦氏、費氏數家、自唐以至宋爲正、而秦漢象數之學晦矣、古者書有歐陽氏、大小夏侯氏數家、自唐以安國爲正、而古文今文之本亂矣、古者詩書之序、不附於正經、易之十翼、不附於爻象、自唐之疏義既出、而經傳殼亂、不可復考矣、由此論之、則明六經之道者、疏義也、晦六經之道者、亦疏義也、雖然、名物度數之詳、字義音釋之備、毫分縷析、使後世有考焉、此則其功之不可誣者也。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夫音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蜃吐氣如樓閣之狀、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燧取火之音

崇儒

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槐檀之火、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漆蘇秦字季

靈待學成而爲美、是以蘇秦刺股、刺音漆蘇秦字季

子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

血流至踵、簡練揣摩、至期年而成、後遊說佩六國相

印董生垂帷、董生名仲舒、廣川人、漢景帝時爲博士、

見其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對策三篇擢爲江都王相

道藝、則其名不立、文本對曰、夫扶人性相近、情則遷

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禮學記之辭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愚按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可以明善、而復其初

也、由此論之、善者吾性之所本有、非學則無以復之也、猶水者、屬性之所本有、非月則無以成之也、火者木性之所本有、非燧則無以發之也、太宗此論雖後世醇儒不能遠過、文本斯時、政當告之、陛下旣知性善之具於己、則性無内外之分、不當慎於外、而怠於內也、性無始終之異、不當謹於始、而怠於終也、子以攻其邪心、格其非心、庶乎疾之有瘳矣、顧乃泛引學記之言、無所匡救、道之不明、有君無臣、豈不可嘆之甚哉

文史第二十八章 凡四

貞觀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比見

比音前後

漢史載錄揚雄甘泉羽獵、揚雄字子雲、成都人、漢成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侍詔承明之庭、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後上羽獵、雄

見文史

卷七 文史

從以爲非，秦舜成湯文王三司馬相如子虛上林司驅之意故作羽獵賦以風。復姓相如名成都人著子虛賦漢武帝讀而善之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相如以子虛言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籍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爲子虛上林賦其卒章歸之於節父業著西漢書後遷玄武司馬作西都東都賦。此既文體浮華無益勸誡何

假書之史策其有上書論事詞理切直可裨於政理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備載。

胡氏寅曰凡人之心已以爲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爲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沒人之善使後有攷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如其可服舍而不服

而姑存其方豈若勉勵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愚按春秋者諸史之本也褒善貶惡進君子退小人進中國退夷狄一言一字皆足爲後世法後世之史表年紀事而已固難律之以春秋之法要使其善足爲勸惡足爲戒可也無益之文何必廁於其間哉太宗謂漢史載甘泉等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說是也近時司馬氏作通鑑於韓文載文暢序於柳文載梓人傳取其有益於世教也較之舊史載進學解等文相去遠矣司馬氏之書真矣

貞觀十一年著作佐郎鄧隆通鑑作鄧世隆避太宗諱除世字表請編次太宗文章爲集太宗謂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於人者史則書之足爲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

雖有詞藻，終貽後代笑，非所須也。祇如梁武帝父子，武帝及昭明及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高宗長子也。太子統也。隋所滅，封隋煬帝亦大有文集，如玉樹、後庭花曲、清長城公。夜遊西園曲之類，而所爲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

去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許。

按通鑑係
十二年

愚按：昔史臣贊堯曰：欽命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未嘗不言文也。夫子之言堯曰：煥乎！其有文章焉。朱子謂：文者，德之著乎外者也。其經緯天地者乎？後世帝王於是乎有文集矣？若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之所謂文，文與行乖，何足云也？太宗謂：人主惟在德行，何必事文章？此言固爲要論。然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辭昭回天章，光被萬物，如帝堯之文章，尚何厭於文哉？

唐鑑係十六年
舊史褚遂良傳
係十五年與定
分篇十六年之
對同時

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比音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却觀所爲，得失以自警戒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禮天子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平聲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之文然依下篇之
之註則與王藻幾乎
之義不同，按漢書
記言右史記事
之語則本註亦
非無據而稱之
禮者其說混同

見文更

卷二 文史

動言與本註遠
異同之說既見
前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觀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必自觀之耶、劉洎謂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全其臣職矣、愚按古者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所以約飭人君之身心、使之無言動之失而已、職則唐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必得其人以舉厥職矣、劉洎之言、則兩箴之也、賢矣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每觀前代史書、彰善瘅惡、瘅音寔足爲將來規誠、不知自古當代國史、何因不令帝王親見之、對曰、國史既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止應聲、平畏有忤旨、故不得見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國史者、蓋有善事、固不須論、若有不善、亦欲以爲鑒誠、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錄進來、玄齡等遂刪略國史、爲編年體、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表上之、太宗見六月四日事、武德九年六月丁巳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見公平篇註季友鳩叔牙、而魯國寧、鳩直禁切、毒鳥也、以羽歷飲食、卽殺人、春秋時孟任生子班、欲立之、及病、問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可爲嗣、公患之、問季友、季友請立班、季友以公命使入飲叔牙、朕之所爲、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人

不以清本作以
不奏議與此同
中魏徵奏曰、臣聞人主位居尊極、無所忌憚、惟有國
史、用爲懲惡勸善、書不以實、後嗣何觀、陛下今遣史

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卽改削浮詞、直書其事、侍

范氏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太史兄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文史星歷、近乎卜祝、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鑑與此同

平清本作于唐
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又曰、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

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則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

下、愚按唐世臨湖之事、先儒論之詳矣、太宗至是乃自比於周公誅管蔡爲同類、尤不能逃儒者之議焉、文公朱子謂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以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仁義以濟私欲、斯言盡之矣、愚謂使建成有泰伯固讓之心、而大宗得如王季因心之友、則至德在建成、聖德在太宗、可以掩絕千古矣、是可爲嘆息也

消與須通朱子
之語今見諸類

禮樂第二十九 凡十
二章

太宗初卽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將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云：「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書：「齊侯宋公同盟于幽。」唯近代諸帝妄爲節制，特令生避其諱，令平聲理非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一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語。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

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愚按春秋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著在禮經，昭然可法。諱名所以示尊事之意也。降及後世，諱益繁，而愈重。有偏有旁，有嫌，甚至改易聖經之字，遂失其義，甚非古也。太宗灼見近代之失，去其繁文，二名不偏諱，允合古義。

貞觀二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疏曰：「竊見密主元曉等，高祖第二十子也。俱是懿親，陛下友愛之懷，義高古昔，分以車服，委以藩維，須依禮義以副瞻望。比見比音鼻子拜諸叔，諸叔亦卽荅拜。王爵旣同，家人有禮，豈合如此顛倒。昭穆昭如字，古者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說見朱子中庸而子拜諸叔，諸叔亦以爲序。說見朱子中庸

或伏願垂訓誠永循彝則太宗乃詔元曉等不得

答吳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唐氏仲友曰詩書所載必起宗族家之未正其如邦何正帝子諸叔之昭穆豈惟得敘族之禮亦以明本支見尊

無二上之義

愚按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入學齒胄所以尚敬也矧以帝諸子而受諸叔

之答拜殊失親親之殺豈禮也哉

季輔之言太宗之詔誠爲彝則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比聞_比音京城士庶居父

母喪者_{喪平}

乃有信巫書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辭於

弔問拘忌輒哀敗俗傷風極乖人理宜令_平聲州縣教

遵齊之以禮典

愚按太史公謂陰陽家使人拘而多畏降及後世其說愈長其術愈衍而拘畏愈甚令人欲遠絕而不能然嘗觀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旦君徹宴樂從古以來有是說此又何也以子卯而不樂亦猶辰日而不哭也太宗嘗以辰日哭張公謹矣此固足以破時俗之惑而天下至有辰日而不哭父母者夫天母地之傾搖號天叩地之不及乃以辰日而不哭此情果何爲哉太宗令州縣敎導齊之以禮典善矣然陰陽之說流弊于今豈惟辰日不哭而已哉傷風敗俗乖亂人理者尤多上之人道之以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佛道設教本行善事豈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損害風俗悖

亂禮經，宜卽禁斷，仍令平聲致拜於父母。

愚按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人藐焉而中處則天地其大父母也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詩曰父兮鞠我母兮育我則育我鞠我者家之父母也僧道二字三代無是名也後世而有其名有其人矣獨非上乾下坤而處於中者乎獨非爲天下父母者之民乎獨非一家父母之子乎而曰出世間矣上而拜君王下而不拜父母其不在君臨之內歟不出鞠育之中歟吾不知其何心也若唐世至於坐受父母之拜尤爲不經之甚太宗敕之禁斷仍令致拜父母允合民彝誠可爲後世之法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比有

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

矜大好去聲稱爲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爲貴。論數定約，同於市賈。音古甚損風俗，有紊禮經。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乃詔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棻音汾，令狐，複姓，德棻，名也。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起居舍人，嘗建言論次，隋周正史、貞觀三年，詔德棻等撰《周齊梁陳隋書》，成，遷禮部侍郎。刊正姓氏，普責天下譜謀，兼據史傳去聲，剪其浮華，定其真僞。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撰爲氏族志。士廉等及進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幹爲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旣無

刊清本作刊譏
與譏通

幹爲第一等。太宗謂曰：「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旣無
貞見及更」

官宦似誤舊唐書志廉傳作冠蓋物清本作帛

嫌爲其世代衰微_{爲去聲}全無官宦猶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際則多索財物或才識庸下而偃仰自高販鬻

松檻_{音賈}依託富貴我不解_{音解}人間何爲重之且士大

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稱或道義

清素學藝通博此亦足爲門戶可謂天下士大夫今

崔盧之屬唯矜遠葉衣冠寧比當朝之貴公卿已下

何暇多輸錢物兼與他氣勢向聲背實_{背音倍}以得爲

榮我今定氏族者誠欲崇樹今朝冠冕何因崔幹_{通鑑}

_{作崔民幹避太宗諱除民字}猶爲第一等祇看卿等不貴我官爵

崔幹下

本註宜在上文

繫當作繫元龜所引作繫

耶不論數代已前祇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級安量定用爲永則遂以崔幹爲第三等至十二年書成凡百卷頒天下又詔曰氏族之美實繁於冠冕婚姻之道莫先於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亾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古姓多失衣冠之緒齊韓舊族或乖禮義之風名不著於州閭身未免於貧賤自號高門之胄不敦匹嫡之儀問名惟在於竊貲結禡必歸於富室乃有新官之輩豐財之家慕其祖宗競結婚姻多納貨賄有如販鬻或自貶家門受辱於姻姪或矜

見文豆

卷二 禮樂

其舊望行無禮於舅姑，積習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倫，實虧名教。朕夙夜兢惕，憂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懲革。唯此弊風，未能盡變。自今以後，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務合禮典，稱朕意焉。稱去聲，按通鑑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

五十一家

天揖等見周禮司儀職
唐氏仲友曰：古者重氏姓，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以天揖時揖上揖爲之禮，莫繫世、辨昭穆，史氏掌之。豈容少有混淆？自秦罷侯封而命氏別族之禮廢，自魏有中原而華夷之姓雜然無辨。唐承南北之弊，氏族之書安得不作？又出英斷以定高下，不幸遭詐，李摵艷后以焚信書至見，自爲勳格，而又納幣踰制，禁昏成赦，使太宗之美意不得一傳，可勝嘆哉！

遂疑違之誤

林氏之奇曰：善惡貴賤之在天下，猶白黑之不相掩，初不可以一時之私見，而決之也。班孟堅作古今人物表，止曰羲皇至禹，西漢凡善惡之目，別爲九等，而錙銖之遂使後世之議紛然而起。此無他，善惡之在天下，自有公論，而非一時私見所得。而決之故也。太宗之論可謂一當世之失，以合夫天下之公論矣。然猶以一時品秩之高下，而爲後世門戶之貴賤，則太宗所見猶未免於徇流俗之情也。孰若付之公論，使貴者自貴，賤者自賤乎？

愚按：人之賢否不同，善惡萬狀，初不可多以家世而求之也。以堯舜爲父，而有朱均，以瞽鯀爲父，而有舜禹、伊尹，自耕稼而佐成湯。傳說自相矛盾，太公自漁釣而爲周太師。此豈以家世而求之邪？況自魏有中原、華夷之姓，雜然無辨。赫連拓始於夏后，拓跋推本於軒轅，李氏以玄元爲祖，崇韜認汾陽爲宗，書史夫傳譜牒無據。至若唐之崔盧、李鄭，矜其門地，販鬻婚姻，無

所不至。太宗深疾斯弊，思欲革而止之。是矣。然猶以一時品級之高下，而爲後世門戶之貴賤，則滋惑也。姑以當時言之，當時名臣無過房杜，厥後遺愛與公主爲非，杜荷與承乾造逆，將以其父祖之賢德，而取之乎？抑以其子孫之叛逆，而黜之乎？然此猶在易世之後也。若侯君集與凌煙之圖，而身爲叛逆，許敬宗與登瀛之選，而心極奸邪，又將何以處之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柰何欲定以一時之私見哉？宜其紛紛而卒無補於事也。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風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

巾新舊史王珪
傳通鑑並作笄
通鑑注引上昏
禮婦執笄東栗
人下之主蓋在
之誤

執巾行盥饋之道，令平聲、盥音管、饋音匱、盥以盤水沃手也、左傳奉匜沃盥、饋以食爲餉也、易家人上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吳順而已。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

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唐氏仲友曰：有父子則有舅姑。漢以來尚主者，以貴降其父，可謂逆人倫、滅天理矣。唐典猶不行，婦禮王珪正之。不亦宜乎？

愚按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離之德。降及後世，而此禮失矣。夫人主以一身爲人倫之主，居億兆之上，斯則尊無二上也。帝女下降，則婦道也。豈安以天子之女，而壞常之大倫乎？太宗能善王珪言，使公主行婦禮，可謂庶幾乎人倫之主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之邑。古者諸侯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蓋朝宿亦名湯沐諸侯來京師主爲朝上故名朝宿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故名湯沐隨事立名爾芻禾百車芻蕎也禾所以供軍馬待以客禮晝坐正殿夜設庭燎音燎大燭也諸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忠與相見問其勞苦又漢家京城亦爲後同去聲諸郡立邸舍頃聞考使去聲後同即朝集使也至京者皆賃房以坐與商人雜居纔得容身而已既待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嘆豈肯竭情於禁理哉乃令平就京城閑坊爲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親幸

觀焉

愚按漢世於京師置諸侯王邸第諸侯王朝會寓焉上計吏到京寓焉太宗爲諸州考使各造邸第允合古制及其成親幸臨觀尤

見優異之意孰不竭情於其理哉

貞觀十三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准令三品已上遇親主於路不合下馬今皆違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輩欲自崇貴卑我兒子耶魏徵對曰漢魏以來親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竝天子六尚書九卿爲王下馬爲去聲王所不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理誠不可帝曰國家立太子者擬

以爲君人之修短不枉老幼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
母弟同母之弟也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耶徵又曰殷人尚

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

音掌

所以絕

庶孽之窺窬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慎太

宗遂可王珪之奏

愚按昔漢賈誼治安之書曰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車則下又曰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以改容
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然則臣
之所以致敬於其君君之所以禮貌於其臣各
盡其道而已王珪之奏固然而未免啓下太宗輕
我子之疑而太宗之言亦豈貴貴尊賢之道哉
且當是時儲位之定久矣太宗至是而有設無

太子則母弟次立之語固一時遠慮之言也如
魏王泰輩之妄想寧不兆於此言邪可不慎哉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禮官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
嫂叔無服又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之有殊未爲
得禮宜集學者詳議餘有親重而服輕者亦附奏聞
是月尚書八座與禮官定議曰臣竊聞之禮所以浸
嫌疑定猶豫別同異別披元列切中是非者也非從天下非
從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者高
祖至玄孫之親舉近者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九族敦睦由乎親親以
近及遠親屬有等差故喪紀有隆殺喪平聲音賽隨恩之

薄厚皆稱情以立文稱去聲原夫音扶舅之與姨雖爲同氣推之於母輕重相懸何則舅爲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與焉與音預考之經史舅誠爲重故周王念齊是稱舅甥之國左傳成公二年音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曰夫齊甥舅侯使鞶溯獻齊捷之國也寧不亦淫從其欲抑豈不可諫子註舅氏秦穆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秦伯懷晉實出人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未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同喪平聲後喪紀之地也今在舅服止一時之情爲姨居喪五月爲去聲後

喪記當作檀弓或有未達所，攢益寔枉茲乎禮記曰兄弟之子猶

則不爲服從母之夫從去聲後同舅之妻二人相爲服或曰同爨總麻然則繼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固知制服雖係於名文蓋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長音掌遇孩童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其寒挈闊偕老挈音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之同爨情意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

飢清本作饑

生也乃愛同骨肉於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爲是爲如則不可生而其居生而其居爲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如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名均後漢時人好兒恩禮敦至兄子長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顏弘都則竭誠致感名含晉時人嫂樊氏因疾失明舍盡心奉養醫須蚺蛇膽舍憂嘆累時有童子持囊授舍開視乃膽也藥成嫂馬援則見之必冠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後漢伏病愈馬援將軍奉嫂致恭不冠不敢入廬孔伋則哭之爲位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禮記見檀弓篇曾子曰子思之哭嫂

也爲此蓋竝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於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陛下以爲尊卑之序雖煥乎已備喪紀之制喪平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詳議損益臣等奉遵明旨觸類傍求採摭羣經討論傳記論平聲或抑或引兼名兼實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謹按曾祖父母舊服齊衰

衣當作衰尺當

作寸儀禮喪服

記之文下衰衍

第下舊史禮志

有子婦之字此

脫可知

齊衰五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庶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同爲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舊服總麻。請加與從母同服小功。五月，詔從其議。如字

此竝魏徵之詞也。

范氏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爲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

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無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

愚按古之制禮，尚矣。嘗聞之，師曰：凡喪禮，制爲斬衰功總之法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飭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蓋服制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制禮之意者也。如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婦姻之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麻，朋友尚加麻，鄰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矣。獨於兄嫂弟婦之

喪而惄然待之，如行路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入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之制未嘗薄也。大抵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己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爲何如。嗚呼，安得起唐之君臣而與語斯義哉。

貞觀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間以生日可爲喜樂音洛枉朕情翻成感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養音奉永不可得仲由懷負米之恨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於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米萬鐘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良有以也況詩云

讀米似誤家語作積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上音渠病苦也奈何以劬勞之辰遂爲宴樂之事甚是乖於禮度因而泣下久之通鑑係二十一年

十二月癸未

胡氏寅曰劬勞之日父母極置酒爲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亾於是焉大爲宴樂有人心者宜乎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後世流弊之遠取於百姓而爲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愚按以己之生日而念劬勞君上之至情也。以下以孝臣子訓天下以忠兩盡其情可也。

白鶴源要

卷十 禮樂

太常少卿少去聲祖孝孫祖姓也、去聲孝孫名孝孫名奏所定新樂初隋用黃鐘十二音當作十二月新唐書禮樂志所載有此文而作十二月以下之二衍誤十二用當作十二月新唐書禮樂志所載有此文而作十二月以下之二衍誤

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至是叶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爲十二律命與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律皆用而孝孫又以二十二用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雅樂成調無出七聲七聲二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正徵六羽七變宮本宮近相用唯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實由於樂陳將人也爲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由是覆滅齊將人也而爲

太宗曰禮樂之作是聖人緣物設教以爲撙節

撙節本切

治政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

實由於樂陳將人也爲玉樹後庭花陳後主奢淫日甚每飲酒使妃嬪與狎客共賦詩采其艷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由是覆滅齊將人也而爲

而舊史作之文義當然

伴侶曲齊東昏侯時作伴侶曲後爲蕭衍所滅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於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扶音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人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能爲公奏之爲去聲知公必不悲耳尙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唐史無此九字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接通鑑係貞觀二年論語升之辭樂太宗然之祖孝孫以爲梁陳之柱人和不由音調去聲

太宗然之接通鑑係貞觀二年論語升之辭樂太宗然之祖孝孫以爲梁陳之柱人和不由音調去聲

唐史有無

貞觀政要

卷七

二十五

二十當作三十
卽通鑑之文
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二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

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
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
世傳之於是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
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
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
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
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于
禮樂之中如此數千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
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
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天下矣況齊
陳淫皆之主人國之音豎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
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
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

朱氏補曰樂生於人心未嘗不與政通也發於外
者雖本於人心之喜怒哀樂而作於外者亦足以
感其心之逾順邪正世有治亂故其音有安樂怨
怒之別而其音噍殺嗁緩粗厲勁直亦足爲其民
之思憂康樂剛毅肅敬之殊聞韶濩之音不覺和
易聽鄭衛之曲不期流靡事有固然是豈經傳謾
云哉如太宗所言則聖人移風易俗之具防情教
和之理皆妄誕也聖人曰鐘鼓云蓋傷後世徇器
而忘情知未而喪本耳魏徵知太宗之非不諫而
反執是以順其旨不惟不知樂固亦不知經義也
愚按古者聖人之作樂也功成治定德洽仁浹
眾賢和於上萬民和於下然後定律本制器物
立曲調習舞節作爲一代之樂以養情性育人
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
是故黎民時雍韶樂之本也然非后夔制樂何
以致鳳凰來儀之盛綏萬邦屢豐年武樂之本
也然非周公制樂何以致清廟肅雝之盛蓋樂
本於聖人之德而樂之成也又有以輔聖人之

德樂本於天地之和而樂之成也。又有以召天地之和先王重其本而未嘗遺其末也。盡其實而未嘗舍其文也。徒有其樂而無其德固無以爲美教化成風俗之本徒有其德而無其樂則亦何以爲感神人和上下之興哉。唐之君臣謂樂狃人和亦可謂知樂之本矣。然遽謂治政善惡造此之由則是先王制作皆爲具文矣。豈不慎哉。嗚呼自秦滅典籍樂經最爲殘缺今其可知者百不存一。後之人君汲汲而求之猶懼其漫滅難攷而况瞽爲無用之具乎。司馬氏譏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詎不信哉。

貞觀七年太常卿蕭瑀奏言今破陳樂舞。陳音陣破陳樂卽七德舞也。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破陳樂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陳象刺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曲伸以象魚麗鵝鶴觀者莫不扼腕踊躍元日冬至朝會慶賀

刺上脫擊字史

志可證曲或屈

之訛下既作屈常奏後舞人改用進賢冠虎文袴騰蛇帶烏皮靴本史皆然新史人執旌居前更號神功破陣樂七德者取左傳武有禮樂志載此文七德名之也所以示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騰作臘按字書其發揚蹈厲之容也。天下之所共傳然美盛德之形皆從虫間有從馬今不必改

初據馬邑郡起兵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稱帝改元後太宗敗之于并州奔突厥爲突厥所斬薛舉蘭州人隋末起兵自號西秦霸王建元後僭帝號于蘭州太宗降舉于高墻城未幾死子仁果代立秦王率諸將討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以仁果及其黨歸京師斬之竇建德王世充等臣願圖其形狀以寫戰勝攻取之容太宗曰朕當四方未定因爲天下爲去聲後救焚拯溺故不獲已乃行戰伐之事戰作攻所以人間遂有此舞國家因茲亦制其

曲然雅樂之容止得陳其梗槩若委曲寫之則其狀易識易以見朕以見在將相見音現將多有曾經受彼驅使者曾音既經爲一日君臣今若重見其被擒獲之勢重平必當有所不忍我爲此等所以不爲也蕭瑀謝曰此事非臣思慮所及按史志太宗令魏徵與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踊躍諸將上壽羣臣皆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自是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

愚按古之樂莫善於韶舞韶舞尚矣今不可得而知矣夫子之論武舞有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發揚蹈厲之

容進退擊刺之節不過以象其克殷紂服荆蠻之事而已固未聞圖畫亾國之君而陳之也唐七德之舞銀甲執戟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鶴之陣雖不能上法三代蓋亦庶幾武舞之遺意矣蕭瑀以爲未盡請圖畫劉武周等形狀以識之夫君子於所不知闕如也瑀何所據而云耶太宗謂今日將相有嘗爲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此特言當時之情耳要之瑀之論非特不便於當時蓋亦無稽於往古也

貞觀政要卷第七

總

見文具

卷十七 禮樂

鳥獸政要

卷七

二十九

2 3 '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
番号 和22-2-114-8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